

康  
對  
山  
先  
生  
集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四十三

墓志

將仕郎泌陽縣主簿張君墓志銘

張君故邠人也諱翔字雲端祖曰張榮富厚積人號曰張萬糧父曰張顯能繼其父之業而宏大之娶趙氏趙氏者戶部侍郎趙公倫之女生三子其季者張君也君初為州學生後以家事廢學為布政司知印仕為廣平臨洺鎮巡檢能過其食當道者累旌賞之遂陞為泌陽簿簿泌陽數年則又大有聲譽於民而君以目疾遂棄泌陽歸二十年日日與親友置

酒宴會輕財仗義自郡守以下莫不以張君為賢也  
正德五年十月十九日卒於子雄開州吏目官舍中  
由生正統五年正月十二日享年七十一歲取曹氏  
生男子二人長雄初為魚丘驛丞陞開州吏目次守  
直州學廩膳生員女子一人為

襄陵王長子夫人孫男子七人大倫大仁大儒皆國  
子生大儀大偉大佐大任俱駿駿有為也孫女子五  
人皆已嫁聘名姓君又有曾孫子三人堯臣舜臣禹  
臣於乎其可以為盛矣明年四月日雄將祔葬州西  
祖塋之次因吾友任孝子禮以狀來乞余銘曰此狀

公幕賓閻伯仁讓之狀也伯仁信厚君子當必有徵  
張君之德者然君之德厚於身及於子孫其所揚之  
於人固無有不盛矣於是為之銘曰

吁嗟張君其古人之遺德耶狀稱其建學臨洛克成  
其子弟與能求冉伯牛之墓學士大夫孰能與之先  
也在泌陽又克鋤抑豪右剪縛寇賊今之有風力仕  
大官者安知非以張君為反手也生子而能賢以養  
死以哀生孫而能至於此於人何由歎焉此於人  
何由歎焉

高年爵者賓黨公墓志銘

公諱資壽字祖仁武功人也自先世以來皆富而好禮為邵城大家父整取侯氏生公兄第二人公嗣整守家人業能克幹厥蠱黨氏之業弗中衰焉晚年有司請為鄉飲賓年八十奉

詔受高年爵嘉靖丙申正月二十五日辛巳以疾卒於家由生景泰壬申九月四日癸巳享年八十有五配張氏故太原推官張公良佐女也先公二十年卒生男子三人長時精於醫道先母九日卒初娶先季父長洲公之女生一女子嫁學生劉遵齡繼娶華氏生一男子朝著娶劉氏生子思溫及二女子嫁學生

王鑑次昭縣學生取王鴻臚之女生男子朝緒朝儀二人朝緒取孫上舍軒女生二子思聰思恭朝儀縣學生聘予叔第淳女女子一嫁楊肇東側室楊氏生三子朝服聘郭氏朝冠朝璋孫氏生一子朝圭季曉娶景氏生一子朝紀聘楊氏二女長在室次聘牛上舍夢祥男某女子四人長嫁長垣教諭魏華次嫁楊經次嫁劉臣又次嫁徐仲臣苗裔盛矣今年丁酉十一月二十四日庚午昭等將與張合葬以予為銘昭學於予不可辭銘曰

邵原膴膴葬公得所子孫如雲何福不覩伉儷永偕

世萬安土

其節吳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傑字文彥武功高望鄉人也曾祖謙祖端父  
林皆世有隱為鄉善人林配陳氏先生七歲失怙恃  
撫養於祖母王氏獨鍾愛焉先生天性嚴重自不  
說嬉戲無益之事王於是遣就外傳值季父貞為西  
安掾又從季父就學西安吏廨季父喜其克勤於學  
顧以終鮮兄弟為憂勸求為吏以自裕養而先生怫  
然對曰旣學聖人之道乃復利吏耶遂謁巡撫都御  
史陳公求補縣學諸生陳公可之有檄下府縣由是

與季父失恩歸依於仲父清值祖與祖母繼歿先生  
以嫡孫承重三年之喪哀痛備至洎除服仲父析居  
季父上京矣年踰弱冠婚聘尚無擇然一身卒若季  
父所料不得已苟依舅氏開塾授學而已曰予不得  
志於世乃亦不得志於學耶且惟數學半雖所以淑  
人亦所以淑已也曷由是以卒吾之志使吾終其身  
以誦說聖人之道哉於乎此其志向高遠安可與凡  
近道也初娶張氏扶風良家子早死葬扶風某里生  
一女子今為孟泰妻繼娶趙氏有婦德宜於先生先  
生卒以身教其子辛苦備至無少怨恫鄉鄰以為姆

儀其嚴正恭和卓有孟陶之風生子二世瞻世徵世  
瞻弘治甲子舉人知銅梁縣有治聲而二女一嫁劉  
文經一嫁李鳳世瞻娶劉氏生子曰棟方肆力於學  
文幼世徵娶康氏尚未有出先生生宣德甲寅九月  
二十日甲午卒弘治丁巳四月十六日丁亥春秋六  
十有四趙生正統己巳五月十八日丁酉卒嘉靖癸  
未十月二十八日甲子春秋七十有五今年己酉閏  
十二月七日辛酉世瞻奉趙孺人之柩葬長寧北原  
新塋從先生之兆而求張孺人之兆無有識者皇惶  
然有憂喪焉然無可奈何而已初世瞻與弟同為諸

生予獨重之因常拜先生於莊所覩其貌聽其言蓋抱道長隱者也後予於先王之歿與友生符挺為誄以謚先生曰甘節蓋先生身處殊貧而樂道好學死而不易其平居教人讀書令先熟誦白文然後徐讀註疏以求其義自然血脉貫通故世瞻文學汪濊為鄉間人其家學源流遠矣又嘗裒采歷代國號世系為四言書以訓童蒙而居常恒以朱子成書真氏讀書記程復心槩括諸書玩索不輟非所謂篤信好古者與今歿二十九年予每與人語未嘗不以先生之行為難而竊慕之蓋先生以嚴自治以誠待人故其

感人之深如此茲世瞻以墓銘乞予義詎可辭於是  
銘曰長寧艮原其土孔敦其高窿然是為甘節先生  
之阡兆與配聯子孫翩翩胡不萬年

處士張公配趙氏合葬墓志銘

公諱鋐字克量咸寧人也先世祖子榮元知耀州追  
封三原縣男生子曰伯堅行中書省員外郎員外郎  
子索夫知神木縣生仲益有隱德洪武初以高年直  
言數應詔道述民事生順公夫父也夫父生涇娶王  
氏生公兄弟五人而公第四子也天性剛方獨介雖  
從家入業而襟度嚴飭不妄與人交與人交誠信樂

切務自盡心意成化時中淮鹺數千皆身往營置廬  
有後愆商有曹佐者蘭人也慕悅公之賈道來與公  
夥經數年無豪髮相謾佐嘆曰人言義利分明誠唯  
克量公足以當之故族人張紳親友李文吉管佩之  
輦唯公依焉豈非聞曹佐之言而興起者乎弘治甲  
子閏四月二十九日病感寒卒淮安客舍中正德戊  
辰扶柩歸寄葬城南草塲坡之原由生正統年月  
日享年六十有四配趙氏同郡名族子也父曰世英  
有厚德隱於商而趙年十六歸公有婦德治家有法  
小與大咸宜之生正統某年月日卒嘉靖二年三月

日享年七十有八生男子二人演澄演西安府學生  
有瑰才懿行予甚重之與予弟淳河同為正學書院  
生徒諸生徒皆尊禮眎之無敢狎也豈非公之遺教  
乎哉孫男子三人元朱元杲元相孫女子三人長者  
適趙臣光次字李某皆士人季天乙酉三月十三壬  
申演遷公柩與趙合葬曲江新阡乃衣衰絰徒步來  
滻西山房乞予銘公墓石予重哀演之篤孝極思於  
是銘曰

享豐而據腴昌胤而昭族生也奚媿歟也允毅公  
是服

鳳翔處士毅庵毛君墓志銘

毛君之卒也以成化丁酉七月丁卯今蓋四十有幾年矣正德戊寅十二月戊辰值其繼室王孺人之喪明年己卯十二月甲申子鶩始啓其故窆遷葬君於城東南七里三岔柏林凹新兆并其先配王孺人合葬焉前期鶩以狀來請予為銘君卒時鸞才襁褓也至是登牕仕為聞人矣於乎君其有以知之乎哉其無以知之乎哉按狀君諱雄字德巖別號毅庵上世故興平人六世祖德仁始移居鳳翔岐陽里高祖文忠不仕生子綸字大經永樂時歲貢士為廣洋衛經

歷配陳氏生王字彥和有盛德為鄉人所尊重與弟斌同居三十年因心之愛終始不渝及分異悉推讓所有予斌問里以薛包比之後以齒德推擇尊為鄉飲大賓知府張公熊公至皆待以殊禮備容訪焉年八十三受高年爵配鞏氏生亮字克明克嗣其業至號純厚配唐氏知眉州簾之孫也有婦德足以上繼陳鞏生君及其弟驥與女弟某今丙子舉人李涵母也乃值亮卒時唐方盛年艾容終身守志歷三十年人無間言故君生有令德沒有令名者其先人之訓由來者遠也君兒時即端莊無嬉遊年十三高年公

遺學於致仕訓導張傑傑號有體認之學當時士大夫宗師之稱曰默齋先生君言動性行無戾所教而天資文穎悟不凡吳先生希之秦先生偉德見之深所器重十五被選為府學生遭父喪哀毀踰禮葬祭一無紛華時俗方盛興浮圖決有弗為者或以為棄親共非笑之高年公家方富盛而克明又愛子也顧何有弗為者君百方婉詞諫止其哭泣之哀顏色之戚至於今人猶稱焉已而高年公不歛君仕進乃一以家事付君君承頴奉志高年公說以為良孫子也於是以百金命遊江南諸奧區君至江南且賈且學

三四年積千金數十百卷旣歸每以太極圖與諸性  
理氣數書質疑泰偉德以為能益嘉與之乃更躬自  
督責教驥寒暑風雨無少怠至於處宗族接姻鄰恭  
而有禮親而有恩孝弟之實信於鄉人為妹擇配深  
得婚嫁之體不私貨財不媿妻子表然孝義人也未  
幾卒年纔二十又五景泰癸酉四月丙辰其始生日  
也嗚呼惜哉君初配王氏郡長者王以良女有容德  
娶一年則死乃繼娶郡士王志誠女君卒時王才二  
十三歲而鸞尚妊娠君曰妻孝有禮必母肯更事人  
可篋吾書從吾兒長悉以貽兒祖父母皆老可識孝

善事以終天年此外皆非所托前王氏嫁我未久死  
吾甚宜之可語吾兒待渠母百年後收骨同葬也王  
泣領之後王卒以守節為巡按御史秦昂奏旌其門  
君卒三十一年正德丁卯鸞舉鄉試高等明年中乙  
榜署綿州學正學正三年以撫按累薦擢南充知縣  
有令名鶩治家人業號有幹蠱孫男子六人孫女四  
人曾孫女子一人其後昌矣銘曰

毛君好德貞以格年齒弗長廿五厄艾妻窿節天所  
莫子賢且昌聲允赫揚輝逖耀君豈滅栢林之凹新  
爾宅子孫繩繩永言擇

房母太淑人种氏墓志銘

正德癸酉秋八月十一日丙午房母太淑人种氏卒  
冬十一月二十日甲申將葬城東之原于陝西都司  
都指揮同知懷以舉人王治狀來請銘云懷自曾大  
父皆以宦居靖虜靖虜西鄙非所以安靖神魄乃今  
俱遷來此原為房氏世塋先君不幸早歿鋒鏑不能  
收葬乃獨葬先淑人辛苦備嘗幸有孤等成立榮養  
未久亦既殯卒矣此其痛何可言按狀太淑人姓种  
氏上世通州人也祖興為陝西寧夏西路左叅將父  
泰鞏昌衛指揮使配某氏生太淑人夫淑人年十六

歸靖虜衛指揮使房公鑑婦德咸備房氏小大宜之  
未幾逆賊滿四及石城指揮公同大軍與戰季父房  
琳以力戰死陣中指揮公仰天大呼曰叔父為我死  
我獨不能為國死乎時賊勢日銳大軍多退縮不前  
公張目奮戰衝勝迎之所擊殺甚衆賊人人駭乃鼓  
翼奔公公遂被害當是時公戰益力使有數人翊公  
戰賊且破矣賊見公死於是大呼躋我軍而我軍大  
潰死者過半積屍若丘山云故竟不得指揮公死是  
時指揮公年纔二十又五也太淑人聞之即震哭數  
絕幸母媼解慰不死得撫育孤以有今日二孤者懷

與弟國子生愷也當訃時懷纔三歲愷即四月腹耳  
於乎艱哉房氏代有高爵鉅官房成者指揮公曾祖  
也洪武時為寧夏中衛指揮使卒子貴襲調蘭州衛  
軍政克肅尋陞陝西都司都指揮使掌司事正統二  
年始建靖虜衛

勑公守備焉故遂居靖虜生子琮早死不得襲娶王  
氏生指揮公指揮公少小即奇崛有志忠孝本於性  
成故恥死如歸如此今其子懷又磊磊然不可限量  
數以才武受

勑守備及掌視司事無忝其先人房氏益赫然名聞

內矣夫太淑人以名家女弱艾之年乃克當此凶累  
艱難備嘗非其天性貞淑儉制有素難矣哉其有今  
日也太淑人卒時年已六十六有孫男子五人鳳鳴  
鳳喈鳳雖鳳吟鳳翔孫女子七人長嫁西安左衛指  
揮使王鑑次嫁寧夏衛指揮同知李瀚又次嫁靖虜  
衛副千戶蔭子劉夔龍又次嫁固原衛都指揮使蔭  
子王佐又次許西安左衛指揮同知蔭子王謙又次  
許靖虜衛正千戶蔭子馬世經又次幼未許在室其  
子孫支蔓可謂盛矣其所受於其夫而行於其身可  
謂無忝矣銘曰

石城之亂良人以亡既悴既竭非予孰臧受契視履維房是光節苦心厲孫子乃昌東門之兆允厚允陽生不同室死不同穴人心孔傷

楊母孺人王氏合葬墓志銘

國子生岐山楊价以嘉靖壬辰十月一日丙子喪其母孺人王氏將以今年甲午冬十二月十日癸卯合葬於厥考義官翁之窆以狀來請銘曰先義官翁卒先叔北山翁嘗志其墓矣今先孺人之葬惟舅有以念之庶銘其墓石俾母之賢得托諸不朽蓋先姊昔歸北山公而价亦以舅視予故云予聞先姊言王孺

人之賢未嘗不重自嘆息及北山公時道兄嫂之男  
而事王孺人猶母也乃信且敬云按狀王孺人出破  
之名族父曰某為鄉飲賓配某氏生孺人天性柔惠  
動有禮法年十九歸義官翁事姑龐夫人及繼姑白  
羽二夫人皆極其孝敬先後咸宜焉北山公少有奇  
志義官翁猶識之謂王孺人曰昌吾宗者季弟武爾  
可善視之蓋是時羽夫人卒北山公方五六歲乳養  
撫摩皆王孺人為之後北山公為生員藉有文名值  
關中有甲辰之飢人相食北山公自以為不可支而  
義官翁往返蜀道間關數千里負米給之丙午歲豐

始歸曰不置今日復與弟完聚也又三年弘治己酉  
北山公舉鄉試丙辰第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正德庚午歸休水北山房飲食起居無弗與義官  
翁同也予數遊水北聞其言以為楊氏之興雖自北  
山而敦仁啓孝義官翁與王孺人之力先焉北山公  
深以為然義官翁諱全字宗周享年七十又一王孺  
人生正統丁卯二月八日庚子享年八十又六生子  
惟介娶李氏生孫男子三長燁生員次燦燦方事於  
學燁娶王氏燦娶李氏又有曾孫男一人曰燁魯君  
女一人未字昔北山公病予往視之見介之事北公

成予戊辰年承乏校文而布政君則所舉士其居官  
守身清慎長厚廉明果允無忝厥名蓋予所欣羨禮  
重者也義安可辭按狀太宜人王氏臨潼薦留里人  
也父曰會有厚德生女子七人而太宜人長及笄歸  
封奉政大夫工部郎中楊公某生男子二人長即布  
政君次瀚

秦府良醫女子一人渭南縣姜繼賢壻也孫男子四  
人東旦東晨東昇東星而又有曾孫男子二太宜人  
嗣續繁衍矣封若娶太宜人時方弱冠也上事翁姑  
曲盡孝敬下理家事具獲伸縮可謂婦人之難能矣

封君好施予延賓友太宜人實順承之及布政君顯  
頤太宜人益自簡約以身為訓曰士以名節為先安  
貧守分士之烟操顧兒終身勿易厥志茲予能為若  
母布政君歷官幾三十年始終清白太宜人之教也  
太宜人處妯娌和敬不狎族人有貧乏者凍餒者亟  
賙恤之咸得無恙卒之日親疎小大莫不躋踊如喪  
所生慈厚之德如此布政君之生豈無本哉由生景  
泰癸酉五月十八日甲戌年八十有二乙未三月一  
日辛酉合葬於封君之兆生榮死哀太宜人備矣銘

曰

懿訓淑德於宗實只子孫繁昌永錫類只葬合封君  
於生遂只比羨孟陶婦道備只於常有稽斯不匱只  
壽官楊君墓志銘

君諱企字景瞻扶風岐陽里人也高祖克敬曾祖全  
祖能父銘皆鄉里善人銘娶董氏生君君天性甚孝  
既壯父命外出為商曰弟在襁褓兒不忍以微利遠  
違膝下但居貨于家獲息已倍矣母病焚香籲天願  
以身代母果愈曰天監我憫我活我母我何以報天  
於是散粟賑飢築橋濟衆或有傾圮終身任之孔廟  
神祠聞有脩理皆出金以助孝友慈惠并撫其姪廷

爵姪孫禹佐等娶妻成家鄉人咸以為難知縣楊叔厚殊重其人蓋數與予誦焉敦請為鄉飲賓以風化里俗嘉靖丙申十二月四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二生男子一廷蘭義官也孫男子二禹臣太學生禹相縣學生曾孫男子三舒艷喬曾孫女子二苗裔盛矣廷蘭將以明年丁酉正月葬君法門鎮東新兆以其從弟學生瑞狀來請銘于予君之陰德可以動鬼神者有數事不可無紀以示鄉人廷蘭嘗行商於外兩遇劇盜一錢未損鄰人失火家獨晏然癸巳涇渭水災廷蘭貨船夜泊渭南同維者漂溺不可勝計廷蘭

亦獨全安叔厚良吏瑞佳士所語所撰必有足徵銘不可辭銘曰民以襟襍為德若景瞻者非其人邪孝友恭和其指頗近而神理彌欣厥宗奕奕子孫振振後人考德其用諦於斯文

咸寧郭處士墓志銘

處士諱理字宗智咸寧人也曾祖曰郭得成生子道原舉人材為河南府經歷生子恂恂娶李氏生三男子其季者處士也處士穎異負氣然幼有目病不得讀書肆意為家人產即能饒厚有裕無怨恫於父母兄弟性又簡易不與人苟合雖身為布衣非有士君

子之行者弗肯與遊與之遊者皆愛敬若兄故人人  
嚴憚修飾不肯惡處士也醫有齊患者喜奕而不理  
於業人雖有篤病當奕不肯廢也見處士來即罷奕  
應病者病者得惠醫皆生故其病者因其奕皆來趨  
處士而惠之醫與處士之方正因渢然徧開中矣又  
生不喜酒晚年少飲酒飲則輒醉醉則掀髯微笑而  
止人莫能測也終身未嘗一至公門暇日惟焚香默  
坐誦道德書及為善陰隲書客至喜問談山川名勝  
之跡故天下山川名勝者處士能一一道之人屢薦  
處士賓鄉飲堅辭不就正德庚午有

詔給民老壽者冠帶處士時年已八十三竟不受文  
二年壬申二月丁丑以病卒由生宣德戊申三月丁  
未春秋蓋八十有五配李氏生男子三人鈁錦鏗女  
子三人嫁為趙邦式李聚與太學生李選妻孫男子  
二人懋栓孫女子五人長者一嫁商南學生李相  
嫁李陽一嫁咸寧縣學生許楊二尚幼鈁錦皆早歿  
而鏗舉正德丁卯鄉試將以某月甲子葬處士于鴻  
固原新兆乃持表第閭舉人溥狀來請銘予舊聞鏗  
才美志量私甚重之因推及其先世而處士之名行  
與溥狀有徵遂為之銘曰惟彼郭氏實自號奔于周

為宗乃肇郭孫最愧舟秦根枝孔繁汾陽始華郭世  
乃尊及此河間修潔克武令德不輜是生恂父三英  
既敷處士克字彼克云何非幹厥蠱郭德樂文追我  
臯祖子孫振振惟鏗孔新昌宗允始惟郭之珍既珍  
我郭心遐弗康卜云鴻固惟公是藏公福孔茂保艾  
爾後世萬彌章我銘在右

對山集卷之四十三

廉對山先生集卷之四十四

墓志

劉母恭人高氏墓志銘

恭人中部人萊陽知縣高秉第二女也中部稱望族者恒曰劉高然萊陽君與劉氏生員君準同遊中部學氣誼甚厚遂相與約為婚姻故以恭人妻生員君子封彰德知府焉當其配時生員君已逝父母折夫人再適鄆州王氏封君以四歲遺孤折夫人保育至成立始克還中部及還則家事已狼狽遂求為縣吏云時鄆州王叟亦故折夫人復來依封君恭人左右

奉養曲盡孝道折夫人喜曰婦如此我無以報婦願  
婦多賢子孫勿若吾兒孤也天順甲申封君吏滿上  
京師恭人從之紡績易米以為食者凡十年後封君  
為保安州洗馬林倉大使為亳縣義門巡檢凡百家  
事由恭人頗致饒裕矣恭人性嚴正有法所生男子  
皆教導以禮故皆成名聞於世云左僉都御史聰  
者恭人中子也曩嘗告予曰聰實不肖凡聰有今日  
皆老母力曩聰從家君居京師就學衛舍中方其貧  
約母手自勤苦得少貲即以助學費一日母從下馬  
碑過見珠冠霞帔者問家君曰此命婦非貴人妻則

貴人母母因指聰曰若能為我辦耶以此聰益奮志向學後為鄉縣學生自謂科第可立致及試甲午第少驕怠矣則或有所閒肆母聞輒杖之聰性喜奕棋嘗與寇生奕母至杖背罵曰秀才事是如此幹寇生感悟與聰俱力學後寇生學亦底成曰此固劉母之賜也母善料能審家事大小無有不中者甲辰乙巳歲大凶人相食父子不相顧母與家君言今日不但子姓雖奴僕工作皆要保全一僕有私財者欲出自居母曰爾所蓄不能當此年輕去恐不免餓死不聽卒餓死聰舉丁未進士弘治己酉除太平推官時

家君已在毫未幾家君官滿過太平母再留二年朝夕惟以明刑母罔為戒後有

命封家君太平推官母孺人矣又後以聰知彰德又封家君彰德知府母恭人安享祿養者二十餘年益豐備矣乃益儉約戒諭如貧賤時云一時縉紳大夫聞者莫不歎息敬服傳母之能教也予往過彰德與王子敬夫蓋親見之敬夫曰有此母安得無此子孫敬夫者前翰林檢討九思也知人能論故予記其語如此云此可以徵恭人德容之盛矣今年甲戌三月丙子無病卒於家生宣德丁未二月丙寅壽蓋八十

八云男子三人致早卒聰官如前章順天舉人女子  
一人鄜州王舉妻孫男子十二人仙縣學生儀偉國  
學生致出佐辛未進士戶部主事饒國學生侃舉人  
信縣學生仁舉人聰出仕縣學生伶倬儒璋出孫女  
子八人嫁者三人宋溥張元傑馬鏞其壻也皆士人  
妻聘者三人宋氏與洛川王氏鄜州學生王文淪氏  
其二尚幼未聘曾孫男子九人曾孫女子七人其子  
孫統四十人云於乎此豈世嘗有也某年某月某日  
葬新河口黎園村鋪子坪新塋都憲公以狀來請予  
銘其墓石銘曰 坪之廣兮可以藏德坪之潤兮可

以延澤乾向巽兮剛柔節子孫世萬兮惟坪斯宅靈  
爾康兮永無極

將仕郎河南南陽府學教授封翰林院檢討徵  
仕郎王先生墓志銘

夫賢人長者流風餘韻可以敦薄俗起頑懦當道衰  
文弊之日其扶正開誘至不小也然往往莫之能及  
故禮義廢絀維常不張君子有憂焉海於是述王先生  
之行而納諸其墓王先生者鄆人也諱儒字文宗  
其先河南人仕高陵遂家不去子孫乃為高陵人今  
有諱元亨者墓在高陵或即始來者與其子孫皆不

可考人第稱王大使家墓云元亨以後有三人繼祖  
繼容繼先然莫能詳所出元季兵起繼容繼先由秦  
鎮東行出關避兵而繼祖携妻子渡渭入郿匿居終  
南山中至

明興始徙郿城北街故子孫遂世世居郿焉繼祖生  
克誠克誠生敬仁敬仁生琰讀書起家仕為大寧長  
清知縣以廉直顯名卒於官生子鉉寬厚博大郿人  
稱長者受高年爵年八十一卒配李氏生三子其長  
為先生先生隆凖奇領炯目廣輔而背厚若負進退  
居止非禮不行年十五遊學山東於布衣蘇先生授

蔡氏尚書三年盡得其學歸為鄆學諸生成化辛卯舉陝西鄉試試禮部不第既然憤曰吾長清公之元孫也昔長清公英英烈烈莫能舉進士蓋嘗命子曰是在爾小子矣今不舉異日何以報地下再試戊戌不第以乙榜遂為保寧巴縣學教諭於是仰天歎曰嗟乎志士若是矣其命也夫其命也夫至巴品第材質以為教其子弟皆興行踴躍巴素擬科目至是連舉三人焉弘治己酉復任祥符學教諭其教一視巴無損益居七年遷南陽府學教授教授三年以外艱歸遂不復仕云先生始仕巴時欲奉父母入蜀就養

李夫人以道險弗往止奉高年公往居一年高年公還歲時伏臘及父母旦日未嘗不東嚮泣拜甲辰閏內大旱人相食先生以俸金予仲弟歸養父母召其宗族可來食者三十人於巴又推其餘令鄰里巴之巴者貿易為食已雖益困則益休然樂也在祥符日謂去鄂逾近可奉親來養乃數上書高年公弗許欲罷歸去高年公又不許故恩慮浸渥至髮盡白及聞高年公喪痛恨擊面若不欲更生也故既葬高年公事李夫人終身不易焉此其誠孝懇至者為何如也海葬遊京師見先生之門人皆深服先生之教嚴毅

切至有古人循循之益各言其與先生送時眷戀之事猶泣下沾臆其浹洽於人心者若此也此豈區區穀音笑貌可至邪弘治甲子予拜先生於鄆時先生已受封為檢討當母李夫人之喪悴悴蹙蹙不得聞其言論前年壬申予再如鄆拜先生望之休休乎其容洋洋乎其度也接其言淵乎其深粹乎其理也曰此有道者古伏生戴公董生之流也乃吾身親見之乎宜其子孫彬彬然執禮而好義勤問而尚賢此其初有然矣踰年而先生卒蓋癸酉冬十月某日也先生雖嚴以自治而天性溫厚未嘗無所容中情澹然

母以富貴利祿少動諸子科第相接巖望相踵天下識與不識莫不欣豔仰慕而先生如有所弗聞者居鄉日與故舊置酒高會洋洋而樂蓋有廣受之風焉配夫人劉氏封孺人生四男子長九思以庶吉士任翰林檢討文名才行聞於時為

上經筵講官纂修

孝宗實錄成劉瑾用事同翰林諸公以未得時務出轉吏部主事遷貞外郎郎中瑾下獄言者以有罪劾謫壽州同知會天變言者又劾

詔以同知致仕歸次九叔甲子舉人九臯義官九峯

戊辰進士河南道監察御史孫男子五人瀛癸酉舉人潭沐渭渼孫女子八人已嫁者二人鄆學生楊顯蓋庠學生徐永圖婿也餘與曾孫女一人俱幼未聘九年月日葬鄆北六老菴之原先塋九思語予曰曩九思罷壽州會盜起不得行先君賜書開導以理唯九思有所憤也及歸值舍第九峯以病得告先君見九思來甚喜慰九思日日率諸弟以奉先君之歡雖郎已病先君中無以醫也乃再踰年先君卒矣其慟益何可言夫完德厚行間巷固宜有之亦奚必尊官盛位然莫能一二數者蓋利慾所灼鮮有弗化者斯

賢人君子世固所愛慕焉先君之行蓋可以睹矣其  
賜九思書曰蓋聞婁非之纔詩人歎息流言之興聖  
人懼焉此天下古今萬世共聞睹也故曰衆口鑠金  
積毀消骨此非過語也其有見而言之也夫古之君  
子竭忠其主非有所不盡也修身慎行其越人非不  
多也然卒以罹於讒是故屈原放而離騷興其辭悲  
婉憤厲讀之淵淵焉使人心悲泣下而小子何為哉  
古曰弭謗莫如自修此吾所嘗奉教於君子天地月  
日巍乎煥然仰而觀之俯而察之求無媿於斯斯已  
矣而又何惑焉夫賢者以一世之細成百世之名其

道固有然矣小子將何為哉其言理直而指明義精  
而引長若此故予得以著於篇詔後世焉銘曰 王  
氏之始爰自姬周平王既東是有中立乃及高陵三  
緒維承伯也克武復茲鎬京長清烈烈於宗有赫廉  
直顯名何政弗格高年篤孝是生南陽光祖顯禡晏  
倫以昌达不蓋德爰及諸子海宇有轂光被元始理  
茂本隆流長德厚若彼榮木何叢不秀南山巖巖玄堂  
闕闕萬世斯安我銘是時

有明詩人邵晉夫墓志銘

世有懿寶天旣畀之於人又靳而藏之豈天無意於

斯世邪抑局於其數雖天亦莫之何也予於邵晉  
之卒未嘗不歎天道之難忱焉夫福善而禍淫天之  
道也晉夫瑰奇靈異之才少年登高第矣乃今覬覦  
者資之為奇貨卒陷於晦塞不得施才於國家乃又  
使之不幸而死所謂斬而藏之非邪予將誌晉夫墓  
石而歎天道之難忱如此於乎天誠何心哉放我懿  
寶俾之不究其事不求其年又孰為而來又孰為而  
歸於乎天誠何心哉晉夫諱昇上世蓋涇陽人也四  
世祖克禮始徙居鳳翔普潤里子孫世為鳳翔人正  
德末又更為朝陽里克禮生庭庭生賢賢生泰仕為

雲南馬龍驛丞配傅氏生晉夫父戶部員外郎伯宗  
配宜人沈氏生晉夫洎弟恒夫景并三妹焉弘治癸  
亥冬予得告奉先太安人歸武功道經靈寶戶部公  
時滿靈寶教諭予往訪戶部公則出晉夫之作示予  
時晉夫方十三歲也雖英氣逼人而進退爾雅更無  
嬉容予甚器之後四年丁卯果中陝西鄉試第一明  
年會試禮部既下第會太監劉瑾為其姪求婚曰吾  
女必得名士大夫爭以福建戴大賓洎晉夫薦瑾曰  
吾關中人所婚惟邵生乃可卒以晉夫婚焉晉夫躡  
躅呼天百計求免弗得乃克自樹立畧不與人通

終日閉戶拊膺讀書而已後踵伏誅

天子以晉夫無所預事赦為編民關中縉紳大夫莫不重以為寃而晉夫洋洋粹粹魯無少動於中陰夷不改寵辱不形厥觀淵矣辛未戶部公卒晉夫哭澆之哀雖及終制一如始喪事沈宜人無所不盡其極日日俟候顏色稍有不悅則憂形於色霽而後已孔子曰色難若晉夫非其人邪往歲予道過鳳翔晉夫數與予言皆殊有造詣予方以為斯文之幸乃後十餘年沈宜人卒而晉夫哀傷成疾治葬舉事小太靡不自為憂勞為眚壯夫且難况晉夫乎嘉靖甲午七月

十七日壬午不起矣由生弘治辛亥十一月四日丙子享年四十又四爾於乎傷哉予每以晉夫清灑簡靜後當長年乃若此間訃之日行道悲痛况所重乎晉夫讀書過目不忘而精義畢會渼陂先生謂予曰邇會晉夫超詣若彼近之學者誠鮮其人益學不自得則矜肆作而實德荒與晉夫不相侔也若劉元勲畢汝勤秦藩張璵曹士奇與彙皆西土之名士也莫不咸感晉夫造就之力詩曰豈第君子遐不作人言有豈弟之德乃能作人也所配淡氏無子沈宜人爲置二妾亦無子乃以完氏妹之子延續為後又養宋

兄沈氏之女適朱本妻於乎傷哉晉夫平日所著有  
文章若干篇詩若干首小大樂府若干闋詩大旨春秋  
秋會義大學衍義隨錄及補遺十七史抄節詩評自  
紀若干卷晉夫亦可以不死矣明年乙未正月二十  
一日壬午將葬栢林凹先塋從戶部公之兆予悲晉  
夫之生晦塞於昌時而流光於來世其弟能稱述潛  
德如有不及則天道亦難謂其終於無知也為之銘  
曰維彼雍州名山大川毓靈發祥古多哲人奕世是  
光奄及有

明晉夫以生其履不忒赫赫厥名敘於塵埃其直如

繩考德究業萬夫之特靈耀弗常至道每嗇喪此懿  
寶維世之索轍轍其輪灼灼其文近覲若塞後聞則  
芬栢林之凹云從先人陵谷可易茲封不礮後賢諦  
止為有

明詩人邵晉夫之墳

奉議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致仕劉君墓  
志銘

君諱汝靖字安之其先澄城人也有為萬戶侯者不  
知幾世祖遷來居渭南故世為渭南人高祖敬祖生  
儀

矣生天順丁丑二月日春秋五十又九配王氏德宜  
於君君病以藥弗效割股進之得火甦及卒之前日  
又割以進人莫不歎其難然事雖不經亦可以見公  
所以處乎其內者有道也生男子四人女子一人皆  
早死惟時勉一人存生有二女子六月庚午將葬君  
辛市先塋之次時勉以狀來請銘云為君所遺命於  
乎君英毅豪爽之氣由今觀之蓋寥乎無儔然亦止  
如是豈非斯人之不幸彼僥倖汚穢乖刺不道者方  
且指而議之謂君為愚而其分何但堅白水火不相  
侔也而安知君之云何語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

屈此之謂大丈夫此可以喻君矣君篤義樂善能急人之難渭南安生程生與長安趙生皆客死太學不能歸君為置棺歸之至於成事此貴人所易忽忘故吾猶及之是以使人問君之細矣甲戌冬暮予始渭南訪君皇君顏色雖病猶如渥丹聽其言論侃然古今之際道術之指纖細曲盡益喜望君無恙乃歸而求諸已病者歷百數十人始得異方亟以寄君則先吾友三日逝矣豈非數之所定非人之能移哉於乎傷哉銘曰士自始仕皆礪靡懈中旣染清元素乃憇君窮益嚴况彼方泰世之嘵嘵永惟斯賴君胡脩歸使我心

瀆渭水湯湯玄堂噲噲我銘在茲世萬其檜

陝西庚午舉人東墅王君墓志銘

君諱應麒字夢祥別號東墅居士家世安定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起家辛丑進士開封知府盛德善政至今人誦之配淑人張氏生君少有奇志中庚午舉人高等累試禮部不利故人相厚者勸之選不從曰吾何若棲遲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嘉靖丙申三月六日以疾卒於家由生成化己亥月日春秋蓋五十有八云於乎天生英邁之才於君乃不逮其施設於世而遽奪之非數也邪君娶興平閻氏故

順天尹敬菴先生之孫贈刑部郎中鴻臚序班公之  
子於予為表妹生男子二人德光壬午舉人德華縣  
學生女三人長嫁醫官盧淳次聘監生暢懷季嫁秦  
安學生侯同孫男一震奇德華出孫女二幼未許聘  
德光出側室某氏生一女先是君弟應魁有疾君迎  
醫視之有魏醫者低昂其病態君曰若能生吾弟有  
女當妻若子以報若以後魏醫死家道貧晏君遣人  
賙恤之曰吾壻家也女死君道遇許嫁之子問已娶  
否曰家貧未能君厚遺助婚焉其篤愛於弟有如是  
者其致酒致蠻之事具在家傳物雖微而心之無所

不至古之人誠所未見也予嘗以為君孝友之心出  
於天性張淑人病心痛若以首觸地流血被面猶未  
求代痛遂愈事其母之姊如事母疾苦終髓無不致  
致開封公先守懷慶時右都御史柏齊何公為諸生  
公能識其才獻以國士之禮遇之謂君曰此公文武  
之才將相之業古人無與並者可師事之而君不知  
於予厚也及數道其為人夫可以知君之志矣開封  
公與張淑人之卒君俱哀毀踰禮吊者無弗稱焉繼  
述之事凡可為者殫厥心思為之幼好奕棋劍射御不待有傳各臻其妙  
悅也即終身不復奕琴劍射御不待有傳各臻其妙

穎異之資無所不貫又如此予每與君語謂君才無所不可顧世之用否何如爾乃費志以沒嗟乎傷哉今年十二月某日德光等將葬君開封公之域從先人也來請銘於予姑舉其大者於篇以詔來世銘曰天眷懿寶其施不逮二子振振秦隴之邁裔諸其躬厥後斯大百千萬年其馨未艾壽考不終唯予之既銘以告衰君子慎愛

明故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東公封太

恭人薛氏合葬墓志銘

公諱思忠字達伯上世華昌人也高祖良惠公總管

守商州值紅巾亂令二子挈家居華州一居朝邑  
吾受土地於國義當死守汝等往茲樂土慎哉毋以  
忘予先人之孝矣於是二子如命以往而總管公竟  
死於官今華與朝邑其子孫各繁衍興盛至有數百  
人云衣冠詩書蔚為關中華胄非天所以報其忠邪  
居華者諱德名至華則辨土省藝焉家人業不數年  
即饒裕富有見諸貧乏者及婚喪者輒賙恤資助之  
華人咸喜以為鄉有長者可庇也已也生子有昇博  
學篤志得深履固為州學生學者咸敬畏焉其率屢  
正俗之事鄉人化之如焚點浮圖循家禮其風肆然

今弗哀也後以貢為商河丞仁以撫民介以律邑民  
至今有遺思可謂達不離道者矣初配郭氏為兵部  
侍郎華陰公良長子郭公在

太祖太宗朝極有勳德與先尚書公同時云郭公蓋  
有二女慎於得婿郭公見商河公奇之遂以女妻商  
河公生子思孝輒卒郭公乃又以次女配商河公生  
公與其弟考功員外郎思誠兵科給事中思恭凡奇男  
子三人云公生而岐嶷少而穎悟十二從商河公游  
太學每祝則齋潔入廟心追立樂舞之屬莫不備問  
而具識之退而曰禮云樂云固如此其所用也豈無

常能測哉讀書為文雖長老莫不畏避西歸時已擢  
弱冠被選為州學生以書經中天順壬午鄉試成進士  
丙戌登羅倫榜進士拜刑部河南司主事剖斷明決  
不避權要三載考績於是封商河公為刑部主事而  
郭為安人焉尋轉雲南司員外郎<sub>郎中</sub>考最進階奉  
議大夫而商河公贈郎中郭安人封太寔矣恩數頗  
仍雖國恒典而遇者每艱此亦足以占商河公與太  
宜人之賢而公之孝道顯明孚於天而獲於人者誠  
不可誣也吁盛矣哉被

命審錄畿內刑獄平反為多惡有所畏究有所白今

其子孫衆庶而樹立卓犖豈非天所以報其忠如是  
哉公居刑部以端正自居因情亮事曾未一用慘酷  
刑具而犯者自不能不以惡曲備對嘗曰獄有微旨  
非敲朴所能致也每於招稿面題曰得情勿喜及據  
案正法則又曰罪疑惟輕一時危疑之獄皆以公為  
決於是吏部兩薦公為府丞不報遂轉四川按察司  
副使整飭松潘兵備臺書曰番賊出沒聽爾相機勸  
殺軍民利病聽從便處置公至之約束謹烽燧內修  
政事外樹兵威諸番部落畏威懷德不敢侵逼然松潘  
孤寓萬山而諸番部曲衆列壘營中留一綫之路

為轉輸往來于米之價每銀數兩不辨故有<sub>或</sub>  
逃叛數倍他退而主藏之吏或多為神縮侵盜鹽  
在彼又以荒服俗弊因循罔稽由是吏奸民苦日甚  
一日公於是苦心勞意滌弊正法倉庾之積陳陳稍  
因矣又嚴減耗之禁並移<sub>嵩</sub>罰茶馬有序豐歉不生空  
有飽食官息科歛蜀方之兵騷騷生氣焉公又於大  
石佛嘴鑿山開路以便轉輸人至今宜之成化甲辰  
惡臣族逆命公出軍勦之直抵巢穴斬首四十餘級  
捷

上賜公白金彩幣乞乞小寨番竊發公又出軍勦之

斬首三十餘級所獲軍器頭畜無算曰此士卒之功  
也悉以賞之捷

上又賜如前於是軍威大振諸部矢心歸順其首長  
及朔望輒來稟受約束蜀中士民倚公為西北長成  
矣是歲十有一月八日公以疾卒於官距其生正歲半  
酉享年纔四十五爾嗚呼惜哉

國有誌賓條焉奪之將誰是尤有蔡軒漫與錄樂  
軒稿藏於家配太恭人薛氏華族之子也癸未以初  
以公貴封為宜人後用子魯貴加有令封號太恭人  
云太恭人有女德笄年歸公孝姑教樂曲同皮韻公

夜讀書則侍立門外至夜分而入五鼓乃興具燈火  
又侍立門外及具供盥搢衣公往學始粧洗更衣問安  
親所始終恭慎寒暑罔違郭太宜人性甚嚴重以太  
恭人為難能比太宜人卒中憲公兄弟相繼淪謝喪  
禮一太恭人為之名士達人或所不見二叔二姑幼  
時漸紳飲食先用咸備曰母令姑若心勞意也兩姑  
已嫁太宜人恒憂其難太恭人與之處之令二婿從  
事省府役各為小官太宜人歡心焉方公卒時有子  
五人獨周為弱冠餘尚幼也太恭人撫孤奉柩能返  
於萬里絕塞之間不亦難乎襄事之際有哀戚有禮

度遠近稱誦已即治家教子曰周汝理家以足口食  
以翊諸弟曰魯漢郊野汝讀書以承先人之德母遊  
以曠日母惰以忝志於是各相奮迅俱有成立太恭  
人督率益嚴而諸婦紡織之殷達於間巷矣後周助  
邊為散官魯已酉舉人累官至兵部郎中漢戊午舉  
人由戶部郎中累官南昌知府長蘆運使郊辛未進  
士浙江道監察御史野壬戌進士刑部福建司主事  
賢能之聲水鑑之操皆名於世人自以為莫及云  
孫男子十有五人驛丞曉國子生曙及暘時四人者  
周之子也國子生元州學生允及亢亢銳五人者魯

之子也州學生李與梁斐三人者漢之子也州學生  
旭與冕二人者郊之子也國子生顧尋一人者周之  
子也曾孫男子二十人紹芳繼芳續芳群芳重芳承  
芳濟芳國泰國安國平國定國正國寶國治國良國  
士國玉損折聯芳而繼芳亦為州學生玄孫男子三  
人煥燧其孫女子與曾玄孫女子又十有六人云苗  
裔之盛文采之美關西名家莫可與京公與太恭公  
一人之身所有若此是以為尤難也於戲盛哉公之  
五子皆與海友善患難相濟德業相規今近四十年  
如一日也嘉靖辛卯十月二十四日太恭人卒距其

生正統丙寅二月六日享年八十有六明年二月辛巳將與公合葬御史郊具狀徒步跣赴海謂海當銘公與太恭人之墓石然公之名德海聞之長老父矣固忻其興盛宜如是也至太恭人則數見親拜之嚴毅恭儉孟陶之母或不多讓昔殷周以婦人開國而東氏以母道致盛開睢所稱豈虛語哉公負才秉德剔歷中外雖年不逮用而享不稱德遺之孫子念遠愈盛謂天道無知邪是亦可以示法於後世為有子者之勸矣為之銘曰惟彼東氏世有哲人克配明后德芳而伏以殊厥後中憲開諸奮有考功泊然

事東宗是崇三鳳並起赫赫隆隆又留罔寃以貽者  
子惟太恭人克戰厥事立方示程其興施施克家裕  
屯有周若志郎中孔武戎事允拓運使克孝履躬固  
訖守郡旣宜可謹益焯御史臬臬水鑑是嚴推姦稱  
伏福此江南半使垂首彌詔反封翊我

皇慶如日麗中主事早卒才美行敦大用弗盡以貽  
後昆惟公之德克契於天子孫振振厥宗用延合葬  
於華神靈允安刻此銘石胡不萬年

明故中憲大夫河南開封府知府王公配宜  
人張氏合葬墓志銘

公諱贊字宗器上世祥符人也始祖思義隱德不仕元季兵亂棄家徙蜀歷徽州居臨鞏間謂西土莫若通渭地僻耕牧便也於是遂居通渭而子孫遂為通渭人云思義生信之信之生真配王氏至真蓋日盛矣真生孝義孝義生億億生思恭有奇操悅詩書談論之事鄉人敬愛之配張氏生公後封工部員外郎治宜人云初張宜人娠公時夢日墮懷中瀕產封君又夢偉男子修髯丹頰綠衣而前曰旦起看生好子已而生公蓋正統戊辰五月十三日也公生十三為縣學弟子十七被試深為臨川伍公所賞歎曰勉哉

當為關中豪傑無但科第也成化甲午年二十七舉  
鄉試高等至辛丑第進士甲辰授工部虞衡主事丙  
午課稅荊州有平政入至今稱之丁未陞本部員外  
郎弘治己酉

上數以水災命中使李瑾同工部踏勘溝渠工部以  
公往瑾耻與員外同乃以白頭帖子追部侍郎楊理  
及錦衣衛指揮劉剛二人亟趨赴追公憤然上書畧  
曰侍郎大司空之貳股肱之臣也指揮近密爪牙之  
司腹心之防也瑾乃召之如奴僕而二人望風奔命  
若承制誥國體所係豈小小也宜付瑾公法以作理

剛之氣不報瑾執奏公騎馬不遜公復劾瑾擅弄威  
福漸不可長於是下公於獄尋赦出之庚戌陞本司  
郎中奉

勅督修

興王府興王府者即今

興獻帝也王以梁郢舊府扁處一隅不吉欲宅中央  
一時撫巡皆冀之公獨曰王必以中央為吉即當治  
中夬母使事後復紛更擾民也衆悟悉從公言府既  
成王來之國賜公金帛辭不受至三十往還

王聞公生日遣內使者賜黃金四十兩高麗布二幅

亦不受比事竣辭歸王復以金帛香物賜公公取  
枝焚於庭北面稽首謝曰受此足矣王歎息之  
曰郎中清苦至若此公同事有大監林索貨於諸  
役者諸從役者苦之公以讓林林感謝公意悉反貲  
於諸從役者於是語之曰王公之直林公之改過皆  
不可及也初公治府時明立約束揭表要成不逸姦  
不勞愚均平整齊上下信服每至寒沴則不拘文移  
牘案直以過春鋤土不硬為候母先而曠母後而喜  
言出衆去期不後時人初以公為迂至是皆重以服  
公又慮督工諸官更代不常必且廢事於是上書乞

以各官職名下吏兵二部或有遷轉必俟工完報爾後鎮遠侯以征勦調都指揮彭英英輒往調公効謹之由是湖廣諸公皆憚畏公無敢擅動督工官者公在安陸五年後者氣相鬱蒸齎時作公為置藥子之所活不可勝紀人親之如父母洎公去乃為立生祠報焉弘治丙辰陞懷慶知府其政一以魯齋先生為則因時損益務在宜民故民熙然從也戊午有內難歸已即其家復除開封至開封其政一如懷慶而剛嚴過之蓋郡附藩省多侮法者故開封人歌曰包公後王明府嚴如父慈如母不可犯良可慕未幾復有

外艱承訃卽行及葬時以先時霖雨決旬道坐水積  
天餘冬寒皆冰公以疎惡麻屨走冰上故及墓歿  
不能言竟臥病百餘日而卒此弘治甲子二月三十  
五日也春秋凡五十又七配宜人張氏亦通渭人  
慨君子張孟宗女也昔公幼時封君摩頂語曰吾猶  
有趙尚書然非進士也或謂吾鄉風土不當有進士  
此正謾語爾旣大宜力學必進士宜人歸公後日夜  
勸公學少有怠曰此舅志不可負及公舉鄉試人皆  
謂宜人喜宜人曰舅志未償安可言喜公旣舉進士  
宜人喜曰舅志斯可償矣李瑾之禍宜人至欲擊登聞

鼓訟冤此其氣凜然有烈丈夫之風寶鷄白御史鸞  
與公善其孺人某與宜人亦相愛自孺人病耳死以  
幼子翔及女托宜人曲為撫育令翔與其子同學五  
年然後去翔今已舉進士為叙州知府也宜人善琴  
公側室盧氏淑婉有度宜人愛之嘗坐而鼓琴盧氏  
病死宜人哭甚哀為之毀琴毗其和樂弟妬方之古  
人則姜妙之流矣嘉靖甲申九月三十日以病卒生  
正統戊辰五月三十日春秋七十又七生男子二人  
應祺應槐女二人長嫁隴西何鸞次早歿應祺正德  
庚午舉人娶表叔鴻臚卿公中女生子德光嘉靖

午舉人德華方學進士業而三女皆歸聘良族應櫻

讀書習禮事家久業娶某氏生二女聘許一女

明年月日應麒麟舉宜人與公合葬某山之陽遺德光

來出按察副使歌湖馬君應祥所撰行狀謂海在親

未當銘公之墓石昔歌湖與予言公之盛德若不容

口蓋歌湖先為河內令時公為知府告誨之勤愛念

之篤畧邊幅崇理道若無知其孰為守孰為令者此

其意度可與淺薄輩語邪狀稱公方面修髯氣蓋一世

事至輒為畧無顧惜至於上下職分之節則恪守不

踰天性嫉惡在卽署時鄰有毆其母者公收笞之幾

死後遂化為孝子與士大夫接務出腹心又鑒識若  
神方在荊州國子祭酒景陵魯振之尚為諸生公試  
得其文曰勗哉會元可得也在懷慶得今大理少卿  
何粹夫之文觀之曰是何止解元者超世之心聖賢  
之徒也後皆如其言云公孝友天成為諸生時虜太  
入寇弟瑜出莫知所在公中夜縋城而下五十里外  
聞問求之竟得弟以還封君病齒二日不食公亦三  
日不食居喪居官哀慟之誠思念之篤世所未有誠  
所謂全德之英振古之豪傑也公於文章無所弗善  
而尤耽於詩有中林集一卷藏於家中林者公之自

號故公所以名集焉爾銘曰 通渭巖巖倬唯王氏  
思義孔武古道是肆相土攸宜以畀孫子挈圖襄  
厥旨孰契迄及真祖我宗益恢享長寢深何福不來  
三世之後封君是培其培維何從以令子篤生我公  
於昭其美岐嶷知學宏志焉倚開後亢宗衣冠斯始  
執行罔愆稱帝任使崇義顧名宜躬率屨涅之弗繙  
摧之豈悔兩守大邦德音孔溼操矩建規厥民用作  
頌巖載揚生祠光碩賚孝以終世將焉托公志雖傷  
子孫則肖科第翩翩奕葉是效西隴之原宜人同兆  
世萬永光維公之做我銘在石聿追來孝

對山集卷之四十四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四十五

行狀三篇

先平陽府君夫人張氏行狀

先君諱鏞字振遠上世故固始人七世祖政始徙來居武功長寧甚富實有貲又能慷慨任義故長寧人倚仗之子廷瑞博學篤行仕元為興化學官云有論禮樂變易之事于元不可攷矣生六子其三曰世睦純行不仕生二子珪珙珙善稱述文義亦不仕生子諱汝楫初為武功訓導

高皇帝時詔求文學端正之士教太子乃辟為

燕府官後乃出為安岳令

文帝既內靖召為北京行部左侍郎璽書留輔  
皇太子凡北京事得自治行之

文皇帝眷念功德將封爵為侯固死不受及卒仍上  
表乞免賜贈秩

上竟允之乃官其子爵上林苑監正禋上林苑監副  
至

昭皇帝時始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焉爵累官至中  
議大夫督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性耿介不與物事  
至則亡避患害為之故屢言時事便宜皆得無怒時

貴人生子諱健

睿皇帝以為通政司知事食半祿終身奉祀先尚書天順間嘗言漕河事宜皆深有計度不得行故所自志者咸由是毀矣夫人曰袁氏浙江按察司僉事溥女生子五人長先君次銓次錫次鑾次錦先君生而哲靈年八九歲即孝友善文辭有所著者長老爭紀頌之弱冠益深詣事理曰述序不若馬遷理辯不若孟軻功澤不若伊傳是未可已矣故其意雖與數代獨雄焉初以先太常居南京故就辟試南京南京士來試者皆尊禮舐之然數不第及後歸試關中關中來

試者又皆尊禮眠之然乃又數不第乃後歲貢來太學來太學乃又就試太學來試者乃又皆尊禮眠之然乃又數不第乃請改南雍以就先曾太常之域居祀焉曰凡吾所為試求以見志于世今若此非吾不解時文是命獨弗可耳與我匍匐然求合于時孰與我修先王之法終身也故一切削去倥偬不欲聞乃後又覽莊老及浮圖書歎曰人以形骸處大壞其速絕若飄風也予行年五十又四矣吾弗以忘功名之會是取速絕而已夫孩提于班自期甚遠今忽忽若瞬息即能至百歲政少半耳京生有言孰易如葦孰

化如燬言生死易至也夫喜生者欲心恬安佚也君子疾没世而名弗稱傷功名之不立也夫功名于身至疏也古之人以死效此者謂可萬世不與物朽至厚身也今不得之功名又因以勞心體是非喜生之道耳語曰百人射招亡弗中矣百物誘生弗傷矣夫乃今于吾可以已矣乃遂自謂為已庵君後五年因出為平陽府知事知事甫一年歸歸一年病癱瘓不獲又二年弘治壬子正月癸巳乃不起生宣德庚辰四月辛未春秋纔六十三矣夫人張氏邢郡名家女父曰賢仕為南京鴻臚序班悅爽有執故嘗與先公

通政交甚厚也。配陳氏，生夫人陳氏卒。鴻臚公亦卒。夫人乃依母氏。母舅陳君者，南京親軍指揮僉事也。亦嘗交先公，以先公與鴻臚交也。乃歸夫人于先君。柔惠善事事先曾太常李夫人。李夫人甚篤愛以為可有嗣婦矣。事祖妣袁夫人袁夫人又甚篤愛以為可以事太君夫人矣。太君夫人者袁夫人以謂曾太常李夫人者也。李夫人性善嚴肅。先公年過五十，猶不敢侍坐。侍膝至白首不能審識意向。惟夫人獨能懽心。奚不可謂善事已矣。性又遜惠。亡所私方來歸。先君四叔皆少也。衣被一切與為補紉。及叔皆壯有子。

文視其子懇懇勦劖亡以異不肖故四叔與羣姪子  
女皆終身善感夫人若母者矣夫先君取夫人才再  
歲也即歸試闈中十餘年十餘年乃更見之未嘗有  
怨恫固曰母以妾累君子之志生男子二人長阜頴  
敏有神年七歲善詩又善為楚騷十八歲死季海支  
曼儻蕩亦頗修其先人之業然莫能閑也以時文謬  
舉壬戌進士第一為翰林修撰取尚氏女子一人嫁  
為訖州士人習五車妻故有孫男子二人俱殤矣今  
所存者有孫女子三人與新生孫昭胤也嗚呼先君  
碩美有容肩體若凝玉人望之如神仙有接其論者

充堦然如有重復也屬文賦詩皆簡古爾雅漢魏以  
降殆莫有尚也與靈臺人楊重長安人李錦同稱為開  
內三不然其明當今之務察識事實可以名實潤澤  
亡虛恢者若先君蓋數代鮮矣方歸試時考官列置  
第一及折卷參政張用翰亟謂御史曰此三秦豪傑  
可以佐伯王者吾故聞文振言今乃幸自見也願遂  
予之文振者故順天尹馬嵬閻公鐸也取于先太常  
之子于先君為姑御史以故與閻氏隙也乃遂置先  
君不予第後參政語先君曰是我以誤先生也先君  
曰僕自卯試于今皆可取上第然皆不能取固非皆

御史也然是吾命耳然于吾何疑焉卒不怨御史也  
成化甲辰關中大饑人相食先君方南遊驛越遂召  
所故厚者集數百金具載糴西來至汴糴盡為盜掠  
乘舟又數被風顛沛幾沒中心怦怦營營鄉里事熟  
益窮峻亡訊乃冒恐疾馳至家見先太夫人跪膝下  
殞越欲絕然由是遂成病心及其卒時心病未間也  
少壯時所交盡名公長者餽遺常積至千金隨以奉  
獻先公先太夫人後乃盡授諸弟諸弟皆怡怡偲偲  
惟恐勿有歡心不稱至於今諸弟苟有言之皆啞啞  
泣下固非以其能散已也昔先公教五子各一經舉

進士皆先君躬自講授，蚤夜孳孳然，惟恐弗能寧。先公也，後子阜長，益欲教育為聞人。阜死，不肖才一歲，其生稟未覘也，乃歎曰：「天乎！我固以窮乎，乃果弗庸顯吾宗乎？」不肖既六歲，能誦口授，始稍稍不煩憤。十二教以古今賢聖之述，及指要同異，曰：「今固未必知。」苟一一記吾言，當後有思可以成名人，不肖雖私能識之，然好逐童子群戲，凡戲又多支設，亡狀。先君益重，自怒絕乃長，弃不復教。至于其大病，始思繹所，故嘗指者，則先君已弗省解矣。今雖能致，錫命于先君，然先君又安可知也？幸猶及先夫人。先夫人乃

又已矣嗚呼其已已矣先夫人言當先曾太常公及  
先曾夫人喪時先公哀毀至骨立凡事治皆先君行  
焉先公先太夫人有疾晝夜不解衣宵旦百拜籲天  
必及可乃已後至先公先太夫人之喪適家事中替  
先君極力勉成大事哀隕號極幾不能生也是非其  
至孝哉然先夫人實能宛轉相先君凡先君所欲與  
不肯留也所欲向不肯後也始不肖以官祿事先夫  
人謂爾父及諸叔有眷如此乃不能俟見之爾父亦  
謂必以養太夫人及能抵爾榮顯然又悉不逮顧我  
身自享之又視所抱孫謂苟百歲以報爾太夫人及

爾先君可含唉下里矣先夫人卒時二孫已殤折今幸有昭胤然安可知也嗚呼其慟也已矣先君故有文字數萬言皆散在知予間所存者僅三四十策耳命曰已庵集先夫人生宣德甲寅三月乙酉至卒日正德戊辰八月戊寅春秋實七十有五嗚呼先君隱行甚衆其詳細多在長老口今不能一一載載其大且槩者其先君之風因明著矣不肖常竊怪世俗好誣謾其先人益重為人指議心甚傷之故述事多不盡先生文思深厚凡評論皆當實員不修也惟采擇以加堅石斯康氏事行久遠矣此恩德至厚永世者幸

惟先生圖焉

文林郎順天府推官中城兵馬指揮司指揮尚  
公行狀

公諱皇字周臣關中武功人也曾祖某祖某累仕為  
縣令父文英不仕母高氏俱以公貴贈兵馬副指揮  
孺人公兄弟七人公行三從鄉先生授書經累試不  
直徒以歲貢為國子生成化己亥拜中城兵馬副指  
揮卓有名於京師京師有少年某橫逆不可言每每  
持刃遊富家不論識與不識曰爾宜以幾金幾貨貸  
我有不然者即引刃自欲分人重懼必厚遺之官府

亦畏避不治公聞之笑曰此甕中鼠耳即收捕坐法其富者蓋免矣時雍坊民劉原甚有蓄聚以其難子嘗覓一子為攔伴所結交賂不得理後訴登聞鼓法司以與公公力與正焉夜夢見一老人拜曰僕劉原也公活我後人我無以報公然吾舊在壁下有幾千金吾子不知惟伴知之願以語吾子乞早據壁少遲恐伴有也已而果然中城所居皆世家大族放肆頑俠朝廷凡有禁皆不得行公一一犯危往焉時余肅愍公為兵部尚書深器重之及北城缺兵馬指揮疏公補不得肅愍語公曰此必有不得爾者爾勿易爾

守可也成化甲辰關中大飢人自相食雖號富貴者  
不能全父子焉公歸俸以養其兄弟宗族其兄弟宗  
族又多不肖往往不知公德至罵詈仇疾公若有弗  
聞也後亦稍自改悔鄉黨至今皆曰何不若尚公視  
諸弟也弘治己酉以老歸陝文林郎順天府推官致  
仕與鄉人居無大小皆以禮貌人有所告謀悉盡心  
是是非非無肯相欺即有弗從者公曰彼以告我我  
不忍不告彼也終其身無有不以為君子者庚申春  
二月疾作手足熱冬十二月廿三不起生宣德辛亥  
十二月甲寅春秋七十又一娶張氏子一恩女一適

里人張傑公未貴歿贈孺人後娶賈氏生女一以歸海甲子二月甲辰將與張孺人合葬縣東可曾鋪斂新塋初公病時每與海語輒曰君異時當有貴顯我死宜為我得聞人言以銘我墓公卒逾年海果舉壬戌進士第一為翰林修撰公之所以見不肖者不可無也遂以所聞者次第如此俟立言君子傳之恩生子一曰古茲已十六歲實公嫡孫弘治十六年八月十日壻康海謹狀

孝行舉人張子行狀

張子之桀字儀正上世河南太康人始祖敬元末舉

知政事。國初謫湖廣岳州衛指揮使尋改陝西岷  
川衛已而褫官編戍於岷州衛其子孫或以營田家  
於秦州儀正父東谷先生罷官西歸又家於華州焉  
高祖文信贈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錦通  
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高祖妣陳曾祖妣趙祖妣劉皆贈  
封淑人東谷先生諱潛山東布政司左叅政配東氏  
考功員外華州東公思誠女也封安人儀正幼岐嶷  
不凡少長即無妄言笑雅不喜兒童嬉遊或與僮稚  
語必窮竟終始數歲父他出客至母命主之拜揖如  
老成人應對終日客為驚異方出就外傳時司寇公

卷之三  
一  
卒於華陰叅政公請

命營葬未暇遣之就學也叅政公服闋謁授就公日不暇及儀正已十餘歲能親訪師友甫弱冠即有令譽歲壬申歸取予之長女戊寅督學政雪峰秦先生試士於華間謂郡守曰吾聞士有張之舉何為不就試守使主吏趣之儀正以親老辭守笑曰舉待聘已久有司當為之揚命僚屬張公及門儀正再辭焉秦公既試諸生恩不可以致曰吾聞其有行能文章奚待于試檄下郡令補弟子員第一諸生愕然感服自是率求友焉大復何公繼至檄緝學正學書院師友七弗

敬重者何公愈知儀正常與論性命之學比開館修  
雍大記俾紀獻焉歲幸選士踰御史者移檄有司謂  
近歲待士浸薄士亦不自重茲入場屋士巾服如儀  
云裸閱以辱士儀正乃喜以為此吾志也遂就試果  
中式癸未卒業太學克然有得每退食舍館端坐讀  
書不交世俗其同館婦女遇他諸生則坐立言笑自  
如見儀正則亟趨避之曰張先生來也鄰有豪貴每  
張筵致客聲妓滿前乃戒絲竹勿歌曰鄰有張先生  
焉居兩月以思親援例歸省至真定夢老父謂曰汝  
母疾汝宜亟行覽而大懼兼程至家安人果病久失

于是延醫問藥亡間夙夜衣不緩帶甲申正月安人  
卒儀正哀毀踰禮水漿不入口三日既殯即廬居墓  
次枕塊疏食亡異初喪雪夜伏哭墓曰吾母素畏寒  
吾母寒矣聞悲之器用取極麓惡者或止之曰吾御此  
亦忍矣父城居每辰已間入省父亦不能違其志父  
西歸岷山拜掃雖妻子邁疾不顧其純孝遠近聞之  
亡賢愚不肖皆知景慕歎羨其苦節堅志雖貧士自  
以為弗能及也郡人咸以文詞慰問之時墓側有烏  
群集朝夕至鳴噪移刻而去雉兔馴擾若素育之者  
墓岡下忽有泉湧出清冽異常味極甘美人皆以為

孝感云嘗夢母戒其哭泣誨以謹風寒及預告某當至某事當至皆奇驗時傳白水鬼為寇且至夜忽有數輩持利刃止宿墓外儀正恐焉數輩曰聞有警恐驚吾張孝子吾輩來防護之耳里中一少年素逆于父母一旦市肉以進其父異之曰吾見張孝子矣彼為死者猶哭敬事我親生敢不孝耶因擬儀正上食時步趨曲折哭泣俛仰之狀以悅其親里人以為化之越明年丙戌竟以墓次風寒遘疾親友諭之歸樂弗聽曰吾父遠出未歸吾所重念者亡能以為慈恐致傷恨耳嘗痛先母達養吾脫有不測于此可矣使

死亡知則長已矣如其有知則大獲吾志奚必歸友人強之至家猶假宿東廈洎得疾旬晷易簷猶撫髀長嘆以為父年老母喪未終乃有此指童取架上第幾行第幾冊書來至則家禮大全也置于枕側遂厲纊遠近親疎亡不哀慟之皆呼天恫鬼以為不鑒此純孝人督學漁石先生過而哀以辭謂儀正賢者之行也太學士楊邃菴先生東歸至華以文哭之曰人孰不死子之死能孝也郡守几山先生哭之以文曰嗟子之死死于綱常者也先是有司見其純孝將聞之上乃力止之至是遂馳奏焉卒將一月父自秦奔訃

哭之曰我兒孝子也其仁慧亦我之友也我有食將誰共之我有疑將誰質之我有欲言將誰聽之將是年十月二十日葬儀正于母墓之傍父東谷先生謂我獨知其深宜有撰述達于立言者表志其墓距生于弘治乙卯月初九日歿于嘉靖丙戌正月十二日得年三十有二娶予女生子一光孝女二長聘國子生東元之子國泰次聘州同知楊春之子袖儀正天性仁孝見一蟻一草之微不忍傷折甫授孝經曰聖人以孝為第一事耶此人所俱能者也祖大奇之及長肆力于學自嘆曰人之為學學修身也人之

所以欲富貴利達者柰何每以聖賢自期設程朱之位以事之曰將使此敬有所主非但識景行也酷愛周禮一書嘗曰為治不法乎此終為苟且固吾所願見其行者其志于天下者如此嘗讀延篤傳作仁孝論論曰中孝用勞大孝不匱自然者聖勉然者賢尊仁安義可謂用勞博物備施可謂不匱固能孝矣一日行斷岸見白骨命童僕收廬且為文以祭之田鄰有以墳售趙氏趙氏將葬之平乃惻然計直取之戒勿壞且封樹其上郡守均徭役乃走書白之極言民生之艱宜深加撫恤守為之感動儀正詩文曰言志

集若干篇存於家噫儀正非吾甥也吾之良賓也姑  
因華士夫所道及書諸私簡者錄之以告于君子傳  
之所以廣孝道迪修志尤深遠也

對山集卷之四十五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四十六

祭文十四篇

祭栗

恩莫重乎父子事莫大於死生吾昔以有爾而樂今爾死矣吾將孰樂形影自顧行道心悲况老且病邪即後有疾如夫冬則誰將汲汲奔走如爾者於乎吾心裂矣尚何言哉人有微小疾病尚多方拯救惟恐弗起新婦則視死如歸若茹膾食蔬豈故自輕其生不念父母養育之恩邪然綱常所係尤有大於是者故新婦樂然就死以鴻毛視生非常父母家教與吾

兒獲方迪義之效何以有是於乎痛哉明日吉辰往  
座爾柩於前王新婦之壙腸斷心裂不能汝番惟爾  
有靈其歆承之

告太白神

昔我武功嘗隸神籍世代雖易稱頌不殊神之丕功  
靈貺志傳所載炳如星日肆我

國初若耿都督忠隨禱輒應海深感焉今夏暘不登  
百姓已懼秋穀未播民命焉托惟神聰明必監茲苦  
禱惠然錫我爰降甘雨滂沛優渥沾溉下土保我秋  
穡俾民有年海當備述神庥刻諸堅石并葺行祠以

昭靈貺惟神眷之海心罔再謹告

再告太白神

海心罔再神監豈他靈貺奄臨萬民有望嗟此鄉人  
其來又三肅秉厥誠神其歆只靈氣旣布甘雨必來  
悠悠我思惟神孔惠群黎惶惶送之出門再拜稽首  
用乞溢恩謹告

祭栗與婦文

兒死吾甚痛也今婦又飲毒死節吾痛益甚也夫死  
生亦大矣婦從容就義視死如歸烈丈夫亦或難之  
婦獨易易如是雖爾父兄山先生家教有素吾兒生

前敦義尚行方正不撓故天特與相之使有此美二者是邪非邪抑婦之所稟純粹堅固貞淑自然有不待習而能者邪鄉縣官師與士大夫耆舊俱以狀疏上達為婦奏請旌表永勵風俗二姓之光炳耀如日則我兩適靈寶翁匍萬狀不為無功也夫死生常理修短有數婦能如此吾何尤焉昨以兒稿百九十九篇托渼波先生序而傳之方謂兒可不死乃其婦又英英如是當益大厥穀同傳不朽世固有位極三公而無聞於後者兒與婦似可亦自慰於九泉之下矣吾痛雖深吾志不忝吾今而後將休休自裕已矣祭以

表哀兒與婦其欣承之

祭侯良弼

惟君負器抱雋早掇鄉科貧無厚業盛年忽過資祿  
河中稍未輶軻湯陰作宰嚴稱番番予謂君起於茲  
有那乃執乃固卒逢世羅君歸克懽徜徉田墾予於  
朝夕惟君是語君才甚明君氣靡茹益屈益休君子  
所語以此百年夫復何距嬰病不還使予失侶君鑒  
烈烈灼物有赫予往未達獨君是傑下楚之試奚有  
弗別君窮罔申君齒不耄官微名幽仕淺行塞皇天  
瞽瞽物好每缺君雖隣興君嗣孔孝克勤厥心惟君

斯效揚幽煥冥罔有弗到苟不自盡終臻所造古人  
似君亦多蹶蹠君靈倘存於君已耀明日己丑其辰  
孔吉君輞不留長歸窀穸薄陳斯奠我淚沾臆懷風  
想音永無見日惟靈孔昭是歆是即

祭東原先生

昔先君子嘗謂先生履正而固行純而則不但當時  
之所少見方之古人蓋程張之徒也以是令海從游  
於門或可以寡過淑善其身今先生卒矣彝倫大義  
學者易而弗懌此斯文之大患也九原不作儀刑焉  
往明日大遷永訣終天爰陳薄奠以罄海私敢致兩

楹與尊夫人並薦尚享

祭康可父

於乎可父孰榮不悴孰晝弗夜生之所為死之所藉  
平生志意予惟汝嘉丈夫之特用光我家抱器弗售  
聞於大學貳此巨邑治行允卓歸田數年日與予偶  
倫雖叔姪誼如朋友中壽告殂我心用傷我老且廢  
韋弦復亡靈輿朝發貴爾幽宅薄陳斯奠庶幾來格

祭張鎬

於乎我甥胡為而生胡為而歿數之所遘何詎爾蹶  
惟甥克賢厲志敏學光彩未長嗟此羨璞明日寄葬

於城南郭頗近綠野魂其堪託念言永違腸肺摧灼  
耶陳斯奠庶其歆若

祭北山

於乎北山乃竟不起邪骨肉之親金蘭之契三十餘  
年而莫逆者公一人爾我方以公在足以相依語嗟  
同終天年而公乃有此聞訃之日痛徹五內然安能  
復得見公握手道故昔哉於乎生死者理之常而數  
之定也年登七旬正終牖下有子有姪廉孝之節文  
章之譽海內章縫之士孰不仰之丈夫之事備矣盡  
矣尚何云歎耶陳薄奠以表我哀先生其右臨之

祭城隍神

邇以凶荒之後百姓方蘇幸天降時雨秋禾畢榮  
忽之間蝗蟲偏野百姓咸懼自謂難可更生丁壯號  
野婦人悲室海茲戰惕罔知所措計惟神之聰明必  
克驅此爰欲布稟乃丁亥疾於是命使以禱曾不踰  
時悉見揮逐禾不罹凶小大咸喜蒙茲靈覘感荷曷  
勝謹以潔牲柔毛率同諸弟虔將報謝惟

神昭格永畀下民尚 享

滸西謝土文

昔我先公建此幽宅悉仗神休永無臬兀

祭焦延壽先生

惟公明易翼聖千古所尊據繇契占鬼神莫遁海自獲覩此書以底於今實敬實仰敢因吉日丁未為公作主永以祀公唯公神靈鑒此誠悃是憑是依謹告  
祭虞部張大夫

於戲自古文章之士能以稱述為世高者蓋少焉公自齠齡至弱冠人人皆畏之及舉進士為虞衡大夫人又以公為詆也盍至是乃又以歿邪於戲古稱文章之士獨得天地之秘故不能多壽與夫爵祿若韓退之柳子厚蓋已有然者矣公之作聞之於人傳之

於耳固不知與二公何似也其所遇則大槩類矣於  
戲哀哉某等往歲試禮部實公所舉故于公之卒無  
不哀焉士於知已其報也恒重然茲已無及已苟無  
恙當取公之文傳之尚享

祭李太恭人

維太恭人九十之年四品之養翟冠豸服光動里巷  
生榮死哀有孰能况玄駕奄臨封君是伉萬年有嘉  
子孫克象薄奠敬陳黃流在鬯靈如不昧尚歆斯享

對山集卷之四十六

刻對山康先生集後序

嗟乎對山先生天下士也余私慕之久矣洎余來守  
關輔則先生已脩文地下考問無從矣詎非憾哉然  
先生主盟藝苑領袖哲匠者垂四十年頽玉幾何而  
歿昔瑰章瑋帙顧使其壞爛不收謂守土者之一缺  
致誰云不然暇日乃得先生友人張君太微所輯先  
生詩歌書記序銘諸作凡若干卷以示余謀梓焉因  
其達之撫臺今制府翁公檄終其役無費之惑噫余  
悲也何敢辭乃重以校正托諸張君而畀之良梓梓  
以西陂諸公謂余何可無一言余固述余得籍以抒

其私願於先生而庶幾文獻之究圖者如此嗟乎先生神解精詣畧見於其詩若文經濟謨猷畧見於其廷對一策其英風勁氣軒挺卓踔斷非小物細故所能塵穢蕩搖者則有諸君子之狀銘表傳與在余何無贅也獨悲夫倜儻雋拔如先生或世有如先生者而竟亦弗偶才之所以自愛與其所以愛才者今不能無交望焉耳

嘉靖二十四年秋七月朔日東郡六泉吳孟祺識

者謂我外祖與諸公有功於藝苑者非邪昔韓文公之集至歐文忠公始定我外祖之集不遇諸名公之校編則何時而可以稱善也是時我舅小山公登第與諸公游迺諸公憐才遂及於此集之重梓我舅氏可謂賢以自修而孝以成親之大者矣敢叙述盛事而附之末簡

萬曆九年八月初十日甥孫張光孝惟訓甫頤

首撰

外祖康公對山集後叙

國朝詩文至

孝皇帝時始稱復古比天下彬彬作者可謂盛矣據  
西京則先外祖康公伯仲為之冠伯氏所傳曰  
德瞻集天下之人稱德瞻公負國風之才得騷  
雅之精意者也仲氏則先外祖有對山集若干  
卷第應酬未盡汰去散逸未盡蒐入迨今三十  
餘年為萬歷庚辰督學京山李公兵憲新淦朱  
公慨然興念收輯遺篇而為之評校且叙事以  
給梓刻可謂曠世知已矣終二公超遷出關督

學太倉王公上海潘公繼至尤銳意甄別俾成佳物嗟乎士君子遇一知己可謂難矣况諸名公為振世作者際會一時雅相知重以圖不朽之業非存歿者之厚幸邪竊嘗聞我外祖

制策之對一峯非儔長公敘述之成崆峒退舍謂非有良史之才而為絕代之倡者邪太雅寥寥聲詩弗振我外祖奮起於蘇李之塋超詣於應劉之撰古詩協於矩度近體不蹈浮靡此為長沙之儔者皆茫然自失矣故何李王邊一時臻妙俾數代陋習至弘德歸真而後學始知趨向說

對山康先生文集跋

對山先生以文章名寓內朴自童子時蓋  
心切嚮慕之往歲承乏武功抵任間俗則  
人皆頌說先生不衰隨展拜先生之墓得  
其家刊數種讀之然全集尚未覩也比承  
平臺潘老師檄欲為先生刊全集命朴繕  
寫今始告完先生次子春元櫞謂朴當有  
以識其後朴惟先生以剛方正大之氣崛

起弘治正德間發而為文又皆質直不俚  
即一時脩辭之士無不誦法之朴亦何幸  
而獲盡力於先生也書成因綴數語于後  
見景仰之私云

萬曆歲在壬午九月望日知武功縣事晚  
生東魯曹崇朴書